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癡人說夢記 第九回 起沉痾雙探毛人島 歷奇險同上舊金山

卻說眾人見賈希仙昏暈過去，急忙走近前來，掐人中，拉頭髮，叫他醒來，教主道：「你們快些走開，我有藥水救得轉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取出一瓶藥水，去了塞口，對準他的鼻觀，須臾藥氣沖入，賈希仙悠悠的醒轉。教主又開一瓶藥水，將玻璃管抽出幾分，滴入他口中，停了一會，希仙覺得神氣清爽，只沒得氣力，說不出話。教主叫盧、鄭諸人守著他，慢慢灌些牛乳，自己拉著東方黑的手，走到外間客廳坐下，說道：「你這朋友的病勢，來得很重，藥水只能救他暫時，倘然再發起來，是不可復救的。這島南有個小寺，叫做藥王寺，寺中有一位老者，原是南美洲人，自說懂得醫道，我意欲叫他開個醫院，普救島民疾病，爭奈島民不信醫藥，也就不敢創辦這事，恐招物議。如今閒居寺中，足下可親自去訪他求教，定有法兒醫得好貴友的病。那寺離此地不遠，不過三四里路，我叫人送足下去便了。」仲亮再三道謝，教主就命親隨的人伴送他去，自己還宮不提。且說東方仲亮同了教主親隨，走有三里多路，只見一路上山峰奇峭，蒼松翠柏，陰森夾道，耳中彷彿聽得猿啼鶴唳之聲，走到寺前，原來這寺是倚著峭壁造的。門前一條羊腸小徑，蜿蜒蟠曲，四圍崇巖峻嶺，奇花異草，說不盡的世外景致，二人走進寺門，只見東廂屋裡，有個西裝人，在那裡煉藥水。金石草木等品類，羅列面前，屋中掛著幾軸人體生理圖。那人見兩位進來，脫帽為禮，拉過了手，問起姓名，才知他是樂提藥夫。仲亮便說起賈希仙得病的原由，求他去醫治，他詳細問了病中光景，帶了幾瓶水，同著東方仲亮走到賓館，看視希仙，只見希仙兩頰燒得通紅，昏沉睡去，便用玻璃管測了熱度，對仲亮說道：「這病利害得很，是受過驚恐，未能歇息，又用腦力過分所致。現成的藥水，無濟於事，須回寺配就一種補腦平肝的藥，才能醫治得好，但須耽遲兩日，我這裡有一瓶藥水，你可留下，等他驚顫的時候，滴在他喉中三四滴，救其片刻，不致昏暈過去。牛乳可以吃得，卻不可過多，兩日內是不妨事的。臥室中燈火須令半明不滅，待他安眠，只須一人服侍足矣。」說罷，便立起來告辭。仲亮接了藥水，送他出門，守著希仙。到得晚間，希仙又大叫起來，暈了過去。仲亮依那樂提藥夫的話，滴了四滴藥水，方才醒轉。停了一會，目視仲亮喘著說道：「我是不久於人世的了，和吾兄共患難一場，有幾句話奉告吾兄，我本意要整頓這島，和美洲一樣興旺，不是自己誇口，如今六人中，除了我，只怕這事就難成功，諸兄第一留心製造汽機的法子，造得出輪船，便好出島營生。此島出產極多，運到別國，不難立時致富，那時無論何處，皆可安身。我家有父母兄弟，諸兄能迎接出來，一起過活，便是九原銜感不盡了。」說到這裡，嗚咽不止。仲亮也為之淚下，安慰他一番，叫他不必要著急，已有美國醫生配藥去了，大約是醫得好的。希仙聽了，也就不再說下去。

過了兩日，果然樂提藥夫攜藥來到，看了病人說道：「尚無妨礙。」解出藥來，卻是梧桐子大的丸子，叫用開水送下，每服三丸，每天服三次。當晚樂提藥夫住在賓館。到得次日，希仙身上不發燒了，便嚷餓要吃粥，樂提藥夫叫將牛乳燉熱了與他吃。又隔兩日，希仙竟能起立，吃些粥飯，已是大好了。拜謝樂提藥夫，就請他住下，教東方仲亮醫學。他堅不肯住，要請仲亮到他寺中去住，早晚指點門徑。仲亮欣然，就收拾行李一同前去。這裡希仙和盧、鄭諸人，照常研究西學。

過了一年，六人學業已成，希仙就同鄭開智到各山察看礦苗，他說那山有煤，那山有金，希仙一一記了，告知教主，慫恿他開採。那教主原也有些學問，聽他說得有理，就傳齊了各僧徒商議開辦。那些僧徒卻毫無知識，大家不以為然。有說勞民傷財不可開的，有說風水攸關不可開的，有說他們外來的人要想哄騙教主，從中取利不可信的。商議半日，弄得這教主毫無主見，只得罷手。賈希仙又來見教主請問開採日期，教主述各僧徒不願開採的話，希仙也沒法駁他，不歡而散。教主因大眾與他們意見不合，漸漸的與他們疏遠了，不常見面。

六人住在賓館中，悶悶不樂，到底賈希仙有主意，就同五人終日在山上採辦木料，好在這木料是沒人管的，盡他們砍下許多，堆在山凹裡，他們又去覓了些鐵釘，製造船隻，誰知遍島中覓不出一星鐵器。原來島中里人，用的盡是石器，石斧石刀，鋒利無比，那裡有鐵釘出現。六人商量半天，只有也用石子敲成釘的樣子，將那木頭搬到海邊，做成一隻海船，因水料堅硬，所以這船造得倒也結實，上邊帆槳俱備，還有兩個木輪，可用人力行駛，六人又在島中募化糧食。島人最喜佈施，募了幾天，得來的糧食也就不少，足夠六人一年吃用，又從麻哈思處要了無數的珍寶，一一放在船上。各色齊備，一天起個五更，大家上船，留下一封信在館中，辭別教主，乘風揚帆去了。那島民起先看見他們造這樣的大船，都不曉得作何用處，及至教主接著信，才知道他們是泛海去的，也就隨他不究。

且說希仙用羅盤對準方向，仍望西南行駛，他的主意，是要到新加坡，招羅些中國商民，去到島中做事業的。看看走了幾日，隨風飄蕩，拿不準定向。一大遇著大風，海水直立，那船猶如一片樹葉，額簸起來，將要翻轉。六人急得不得了，大家用力拽動木輪，好容易飄到一處高山下，找著避風所在下碇停泊。六人正想上島訪探，卻好來了□幾個島民，赤身裸體，身上長著一寸長的黑毛，雙睛帶碧，著實兇惡，看見船上有人，他便伸手作攫拿之狀，啾啾唧唧，不知說的甚話，卻見內中有幾個人，走了回去。少頃，又引了個一丈長的一個大人來，也是遍體綠毛，那些毛人拱手鞠躬的向他致禮。那大人把手指著船，是要他們前來拖船的意思，就有幾個走到海邊，作勢要跳下去，又不敢跳。停了一會，那大人發怒，走近前去，一手抓住一個攢在海裡。還要再抓，那些毛人一齊伏地，做出哀求的樣子來。那大人恨恨的走回去了，毛人也就一哄而散。那海裡的毛人，盡在船旁冒頭，希仙正要設法救他出來，看看是何種類，只聽得訇然一聲，一塊大石頭，掉在海裡，回頭一望，只見那山上的毛人，高高矮矮，聚了無數，正在那裡搬運石塊來打船哩。宮俠夫心中大怒，就在艙中，揀了幾塊壓重的石子，對準那頂高大的毛人頭上擲去，說聲著，登時打倒了一人，連擲連中，打得那毛人頭破血流，那毛人才知利害，紛紛的逃命去了。

希仙總要探個究竟，就約了宮俠夫帶些石子上去，將船攏到島邊，好容易上得岸，攀藤附葛而行。到得高處，四面一望，不見一個毛人的蹤跡，只見石齒稜稜，連樹木都是沒有的。二人向平坦處找去，忽見一個山洞，走入看時，裡面漆黑，再走幾步，卻見一線光亮，對著那光線走去，出了洞，是一片平陽之地，有幾堆白骨森森，看來像是人骨。二人歎息一會，正待要行，一聲呼嘯，山凹裡跳出一個毛人來，俠夫不敢怠慢，忙將石子擲去，卻好中了他的左眼，那毛人將一手遮了眼睛，依舊跳躍不止，俠夫又是一石，中了他的右眼，那毛人弄得雙目失明，走不得了。希仙過去想扳倒他的身子，那知他的力大無窮，休想動得分毫，他卻伸下手來，想抓希仙，希仙連忙躲過。俠夫就在地下，揀塊大石，向他頭上擲去，正中他的顛頂，登時腦漿迸裂，死於非命。二人將他身上細細看時，五官四體，和人一毫無異，高顴深目大口，與露西亞人相似，究竟測度不出是那一種人，只得罷了。二人又向高處走去，到得一個山峰上面，卻是碎石攢成一塊平方的地，寶光閃爍的耀眼，仔細看時，地下鑽石無數，二人任意揀大塊的取些。

正待覓路下山，忽然一片烏雲似的直壓下來，原來是只大鳥。希仙說聲不好，要想躲時，那鳥一爪一個恰好將兩人抓去。希仙自分必死，誰知那鳥鼓動雙翼，幾個盤旋，已不知飛了多遠，飛到一處海灘，那鳥要想下去啄魚，將爪一鬆，二人落在海灘上，幸未跌傷，賈希仙已是昏暈過去，宮俠夫雖覺得有些頭暈，倒還可以支持，叫醒了希仙，以為可慶更生了。希仙定了一會神，將筋骨舒展舒展，一看灘上是一片濕沙，對宮俠夫道：「不好，這是海潮漲落的所在，要不快走，被海潮捲去，依然沒得活命。」宮俠夫聽了，連忙立起了身，背著希仙要行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個潮頭滾來，猶如匹練一條，將二人捲去，頃刻淌下百餘里。幸喜二人緊緊抱住不放，淌到一隻輪船邊擋住。卻好那船上有一人失足落海，停了輪，用網繩在那裡打撈。二人投入網中，被他們撈起，二人只有一絲呼吸，腹中的水，將那肚皮撐得如大鼓一般。那打撈的人，見不是本船上落水之人，將他攔起不睬，再去打撈，卻無那人的影蹤了。當下船主走來，見二人躺在艙面，不死不活，覺得也甚可憐，就叫細崽將他們扶起，灌救了半天，吐出無數海水，方才醒轉。就叫他們在大餐間裡歇下，問起來歷，方知是被難的人，希仙也問這船主姓名。原來他是美國人，叫做洛分烏思，這船是開到舊金山去的。希仙取出兩塊鑽石奉贈與他，他接了這鑽石，喜得眉開眼笑。

原來這洛分烏思雖遊歷幾國，遇著幾次賽會，卻從未見過這樣大的鑽石。當下把玩一會，再三致謝，便去拿了兩套乾衣，又取出許多珍美的糕點，開了兩瓶勃蘭提酒，與賈、宮二人對酌細談。希仙才知道他家住華盛頓，離紀功碑不遠，這船是他自己所有，專走南洋，販買貨物。三人談得人港，不知不覺，吃了一瓶半的勃蘭提，大家有點醺然，船主就吩咐將船停了半日。到得晚間，船已開了，大家就寢，希仙想道：「那毛人島的幾位朋友不知如何下落，同伴六人，無端拆散，還能做什麼事業？俠夫只有些氣力，懂得點武藝，至於學問上面，遠不如東方諸人，弄得我獨力難支，壯懷不遂，如何是好？況且家中還有父母兄弟，不知死活存亡。寧、魏二人，亦不知那裡去了，他家中曉得和我同走的，如今沒得下落，只怕要找到我家。我父親是個鄉裡人，能不吃他們的虧嗎？一樁樁想起來，坐臥不安，翻來覆去，直到天明，方才朦朧睡去。一覺直到午正方醒，俠夫早已起來道：「你這一睡，直睡了一夜半日，船已到了碼頭，我們是上去，還是不上去？船主來找過你三次了。」希仙道：「找正為這時進退兩難，昨夜思前想後，通宵不曾合眼，今朝所以起得遲了。我想如今只剩你我兩人，就便到得新加坡，也幹不成什麼大事，不如且在此住下，再圖機會，吾兄意下何如？還有別的計較否，說來大家商議商議。」俠夫道：「我也沒甚別的計較，既如此，大家上岸，找個客店住下再說。好在我們身邊帶的鑽石不少，變賣起來，足夠一世吃著，還怕甚的！只是方才船主說的，什麼中華人不准上岸，你我皆是華人，雖然改裝，天然的形狀，卻脫不掉，他們好不利害，卻是認得出的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希仙聽了，自是納悶，只得等船主回來。

誰知這船主找了希仙三次，尚未起身，急急的上岸講買賣去了。二人等了兩日，不見船主回船，二人氣悶不過，上岸去散步一回。剛上了岸，就遇著巡捕，用手攔住，不准他上去。希仙道：「我們是遊學來的，並非工人。」那巡捕道：「你們中華人詭譎多端，盡有借著遊學的名目，來做工人的，你若要上來也不妨，每人先交五百塊金錢再說。」看官要曉得那美金五百圓，就值中華一千圓的光景，賈、宮二人，便納得起，那些中華的工人，如何納得起？這便是美國第一等的辣手，叫人自然不敢去的妙策了。當下賈、宮二人，只得回船，又等了那船主一日，到得上燈時候，那船主方才回來。見他滿面通紅，酒氣醺人的，看見希仙迎上去，趕緊脫帽拉手，同到大餐間坐下。希仙問他買賣何如？他道：「仗著你們兩位財東的洪福，別的貨物，倒也有限，就只你送我的兩塊鑽石，遇著我國一位伯爵，定要買去，我再三不肯，他竟用強，拿了一塊去，請我吃酒，送出票金□萬元。我正要找你，如此貴重之物，你送我一塊，已是愧不敢當，如何受你兩塊？如今將這票金奉還那一塊鑽石之價，千萬勿卻。」說罷，將皮夾子開了，取出一張票子，交與希仙。希仙道：「我們兩人，深感救命之恩，區區兩塊鑽石，不算報答，萬無取價值的道理。」再三推辭，那船主堅執不允，希仙只得收了。又在身邊摸出一塊送與船主，那船主雖欲不收，無奈實在心愛此物，跳舞著稱謝一番，笑咪咪的去了。希仙意欲請教他上岸的法子，為他已醉，只得擱下。到了次日，二人又同去見船主，說起想上岸的意思。他道：「這事我卻不能效勞，現今正在禁止貴國的工人，若要上去，不特罰款，還有意外之禍。」一句話直氣得二人目瞪口呆，說不出半句話來。正是：

但看工人受欺壓，始知立國要強權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